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海 狼

Hai Lang

[下]



杰克·伦敦（美）◎著

孙法理◎译

远方出版社

第十九章

我来到甲板上，发现幽灵号已经调整帆向，往左舷方向急插过去，打算顺风抄到一张熟悉的斜桅帆的上风头去——那帆就在前面的同一方向抢风前进。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甲板上，因为知道里奇和钟森一捉到船上，就会出事。

那时是四击钟。路易到后面来接班掌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气，我注意到路易已经穿上雨衣。

“要出现什么天气？”我问他。

“从风吹的情况看，会是一场挺厉害的飓风，先生，”他回答，“还要下几点雨，润一润腮，就这样。”

“我们找到他们了，真糟糕。”我说，这时一道巨大的海流让幽灵号的船头歪了一个方位，小艇从斜桅帆前闪过，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路易打了一舵，拖延了一会儿，“我担心他们是上不了陆地了，先生。”

“你以为不行吗？”我追问。

“不行了，你觉得呢？”（一阵风刮向三桅船，路易只好立即倒打了一舵，摆脱了风力。）“一个小时以后这海上就连蛋壳也漂不起来了。他们在这儿叫我们弄了上来，还算是运气的。”

海狼拉尔森从中舵大步向后走来，他才在那儿跟被救起的几个人谈了话。他步伐里那猫一样的矫捷比平时更明显了。他的眼神明亮而活泼。“三个注油工，一个第四机械师。”他这话是对我的招呼。“可是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水手，至少变成桨手。那位女士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他提起她时我感到了一阵被刀子刺了似的难受和

痛苦。我以为那是我的愚蠢的洁癖，可我摆脱不了，只耸了耸肩，作为回答。

海狼拉尔森嘬起嘴唇吹了一声长长的疑问的口哨。

“那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不知道。”我回答；“她睡着了，非常疲倦。实际上，我是在等你的消息。那是只什么船？”

“邮轮。”他的回答很简短，“东京号，从旧金山来的，去横滨。被台风打坏了。老玩意了，上上下下都裂了口，像筛子一样。他们在海上漂流了四天。你不知道那女的是谁，是干什么的吗——是姑娘，是老婆，还是寡妇？好了，好了。”

他开玩笑地摇摇头，眼里带着笑意望着我。

“你……”我说话了。我想问他是否打算把遇难的人送到横滨去，话已到了嘴边。

“我怎么样？”他问。

“你打算怎么处理里奇和钟森？”

他摇摇头。“真的，骆驼，我不知道。你看，增加了这么多人，我需要的人手已经大体够了。”

“他们逃跑的目的地也差不多到了。”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对待方式呢？救他们上来，和和气气地对待他们。他们做的事也都是被逼出来的。”

“是我逼的？”

“是你逼的。”我并不回避。“我警告你，海狼拉尔森，你要是对这两个可怜人过分虐待，我是可能忘记对生命的爱，企图杀死你的。”

“妙！”他叫道。“你让我骄傲，骆驼。你这可是彻底地靠自己的腿站住了，很有人样了。你很不幸，出生在富贵人家，可是你在进步。能够这样，我就更喜欢你了。”

他的语气和表情变了，脸色庄重。“你相信承诺吗？”他问，“认为承诺是神圣的吗？”

“当然相信。”我回答。

“那我们就订个条约，”他说下去，他是个十全十美的演员，“如果我承诺完全不碰里奇和钟森，作为回报你能够承诺不打算杀我吗？”

“啊，我并不是怕你，我并不怕。”他急忙补充。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是怎么回事了？

“算数吗？”他不耐烦地问。

“算数。”我回答。

他向我伸出手，在我衷心高兴地跟他握手时，我可以发誓在他的眼里看见嘲弄的魔鬼闪亮了一下。

我们俩信步走过舵楼甲板，来到了背风面。现在那小艇已到了面前，艇上情况十分凄惨。钟森在掌舵，里奇在屏水。我们大体以二比一的速度赶上了他们。海狼拉尔森做了个手势，叫路易让开一点。然后我们就冲了过去，在距离不到二十英尺的上风头跟小艇并齐了。幽灵号挡住了小艇的风。小艇的斜桁帆空空地摇摆着，被逼得改变了方向，两人赶快设法补救。小艇没有了速度，在我们趁着大浪上升时头向下一栽，落进了波谷。

里奇和钟森就在这时抬头看见了伙伴们的脸。伙伴们已经排在中部甲板栏杆旁，没有人招呼他们。在伙伴们眼里他们已跟死人无异。双方之间有了一道鸿沟，隔绝了生死。

他们俩立即面对着舵楼甲板，海狼拉尔森和我就在那儿站着。我们在往波谷里降落，他们在随波峰上升。钟森望着我，我看出他的脸非常憔悴、疲劳。我对他挥挥手，他也挥手作答，但那是绝望的一挥，好像在告别。我没有望里奇的眼睛，因为他在望着海狼拉尔森。满脸狰狞，带着跟任何时候一样的不可调和的旧恨。

然后他们便往船后漂走了。斜桅帆突然涨起了风，向那露在风里的脆弱的小艇挤了过去，看来对方肯定要翻了。一道白浪在小艇上空泡沫飞溅地化为白色的重压，扣了下来。小艇露了出来，一半已经进了水。里奇在岸水，钟森坚守在舵边，脸色煞白焦急。

海狼拉尔森对着我的耳朵爆出一声短笑，大踏步往舵楼甲板的向风面走去。我以为他要下令让幽灵号停下，可是船照常行进，他并无动作。路易镇静地站在舵边，但是我注意到了前面那群水手对着我们这边露出了焦急的脸色。幽灵号继续破浪前进，小艇缩成了一个亮点，这时传来了海狼拉尔森发布命令的声音，他在忙着往右舷调帆转身。

我们迟迟不进，在那一叶扁舟上风头的两英里以外放下斜桅帆，停住了。猎海豹的小艇原不是为向风作业设计的。它们希望有三桅船保持在一定的地位，在大风初起时它们可以向它靠拢，但是在那茫茫的大海里里奇和钟森除了这艘三桅船没有别的地方避难，他们坚决迎斜风前进。海里波涛汹涌，行进很慢，随时都有可能被呼啸的浪头打翻。我们一次再次，无数次看见那小艇一头钻进白浪里，失去速度，又像个软木塞一样被抛了起来。

钟森是个出色的海员，他驾驶小艇跟大船一样内行，一小时半以后他们几乎跟我们齐平了，前腿已经伸在我们的船尾，后腿准备赶上来。

“那么，你们改变了主意了？”我听见海狼拉尔森咕噜道，一半是对自己，一半是对他们，仿佛他们能听见。“想上船来，是吗？好呀，那就跟上来吧！”

“掌好舵！”他向夏威夷人武富提·武富提下了命令。他这时接替了路易。

一道命令接着一道命令，三桅船转向了下风面，前帆和主帆松

了，迎接好风。三桅船兜满了风，开始颠簸。钟森面对扑来的危险放松了帆脚索，在我们的尾浪后一百英尺外横靠过来。海狼拉尔森又笑了，挥手让他们赶上。他显然并不想打击他们，只是开开玩笑，给他们点教训。不过那是危险的教训，因为那脆弱的小艇一时颇有被扔掉的危险。

钟森立即转了九十度，又跟了上来。他别无办法，死神在四处窥伺机会。只要有一个浪头落到小艇上，就能够把它掀翻，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是他们心里怕死。”我往前面走，去安排收回斜桅帆和桅杆支索三角帆时，路易对着我的耳朵嘀咕道。

“啊，过一会他就会停船让他们上来的，”我快活地回答，“他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罢了。”

路易精明地望着我，“你那么想吗？”他问。

“没有错，”我回答，“你不那么想？”

“这些日子我什么都不想，除了自己这张皮”他回答。“事情闹成这样，我真是一肚子不明白。旧金山的威士忌把我弄糊涂了；后舱那个女人把你弄得比我更糊涂。啊，我明白你就是个满嘴废话的大笨蛋。”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因为他已转身加快了脚步想走。

“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叫道，“是你要问我，不是我是什么意思，而是海狼是什么意思。是海狼，我说，海狼！”

“要是出了问题你会帮忙吗？”我冲动地问，因为他说出了我心里的畏惧。

“帮忙？老胖子路易只帮自己的忙。会有够多的麻烦的。我们的麻烦才开始，我告诉你，麻烦刚刚开始。”

“我没有想到你会那么胆小怕事。”我瞧他不起。

他轻蔑地回瞪了我一眼。“我既然从来没有因为那个可怜的笨蛋动过手，”——他指着船后那小小的帆——“你以为我会为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娘儿们急着去打破脑袋吗？”

我轻蔑地转过身子往船后走去。

“最好把那些中帆放下来，范·魏登先生。”我爬上舵楼甲板时，海狼拉尔森说。

我觉得放心了，至少为那两个人放心了。他显然不想跑得离他们太远。我从这个想法找到了希望，立即去执行他的命令。我一张嘴发出必要的命令，大家就迫不及待往升降绳跑，去收帆，别的人也争着往上爬。海狼拉尔森注意到了他们的急切心情，冷笑了一下。

我们仍然越来越领先。小艇落后几英里之后我们停了船等待。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们赶上来，连海狼拉尔森也一样，但是他是船上惟一的毫不激动的人。路易死死地盯着，脸上露出了一种他掩饰不了的焦急。

小艇飞速地赶来了，穿过了沸腾的绿波，越来越近了；像个有生命的东西，掀起层层的水花，冲破宽阔的浪头；有时在大浪后隐没，可随即又冲了出来，向天空射去。它似乎不可能活下去了，然而它每一次令人晕眩的冲刺都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一场小暴风雨掠过，小艇仍然从飞舞的雨帘里冒出来，几乎赶上了我们。

“加快，那边！”海狼拉尔森大叫，亲自跳到了舵轮边，打了几把。

幽灵号再次跳开了，在风前疾驶着。钟森和里奇紧紧迫了我们两小时。我们停了船又跑掉，停了船又跑掉；那片挣扎着的小帆永远在船尾，时而抛到空中，时而跌进奔腾的浪谷。它终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外被一片浓密的小暴风雨遮没了，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待到天空被风打扫干净时，汹涌的海面上已再没有了那片帆影。我似乎瞥见了

一眼那小艇的底，黑黑的，闪露在一个绽开的浪头里。这事总算结束了。钟森和里奇生活里再也没有苦难了。

人们一群群留在了船的中部，谁也没有下去，谁也没有说话，连眼色也没有交换一下。每一个人都仿佛惊呆了，仿佛在深思，却也没有把握，想把发生的事接受下来。海狼拉尔森却没有给他们多少时间思考。他立即把幽灵号转向了她的航线——通向海豹而不是横滨港的航线，但是人们在扯帆换向时却不急切了。我听见他们在咒骂，咒骂声从嘴唇压抑地发出，沉甸甸的，没有生命，跟他们自己一样。猎手们倒不一样，压制不住的黑崽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哈哈大笑往楼下的“下等舱”走去，笑声像牛鸣。

在我往后走到厨房背风面时，我们救出的机械师来到了我身边。他脸色苍白，嘴唇在颤抖。

“天呀！这是只什么船呀？”他叫道。

“你有眼睛，自己不是看见了吗？”部分因为自己心里的痛苦和恐惧，我几乎是粗野地回答。

“你的保证呢？”我问海狼拉尔森。

“我给你保证时就没有打算让他们上船，”他回答，“不过，你也得承认我并没有碰他们。”

“简直一点都没有碰，一点都没有碰。”过了一会儿，他笑了。

我没有回答。我心里太乱，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需要时间思考。现在在空着的特别间里睡觉的女人是我必须考虑的责任。我心里闪过的惟一的理智的火花是，如果我还想对她有所帮助的话，就绝不能草率行事。

第二十章

那天剩下的时间过得风平浪静。一场轻俏的小暴风雨“润了润我们的腮”就开始减弱。第四机械师和三个注油工在跟拉尔森进行了一场热闹的会谈之后，都穿上了衣箱里的现成衣服，被分配到各小艇的猎手下面干活，或是到船上值班。他们乱七八糟往水手舱走，一边走一边抗议，但是声音不大——他们已叫亲眼看见的海狼拉尔森的性格吓坏了。他们随后在水手舱听见的故事更扫尽了他们最后的一点反叛情绪。

布露丝特小姐——我们已经从机械师那儿知道了她的名字——一直在睡觉。晚饭时我请求猎手们放低声音，因此她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她仍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才露面。我原打算让她单独进餐，但是海狼拉尔森插了一脚。她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能到舱房的餐桌来跟舱房的人一起吃？他问。

但是她上桌吃饭也挺有意思。猎手们全像蛤蜊一样不出声了，只有嘉克·霍纳和黑崽不害臊，时不时偷看她两眼，甚至还参加谈话。剩下的四个人眼睛盯在了盘子上，故意咀嚼得很规矩，耳朵配合着下巴的节奏动着，晃着，满像一群动物的耳朵。

开始时海狼拉尔森没有多少话说，只在被问到时才作答。那倒不是害臊，他哪会害臊，这个女人对他是个新的类型，跟他所见过的女人都不相同，他因而好奇。除了看她的手或肩膀的动作，他的眼睛很少离开她的面孔。我自己也在研究她，虽然维持谈话的是我。我知道我也有些害臊，不太镇静，可拉尔森倒完全泰然自若，他有绝对的、无法动摇的自信。他在女人面前不会比在风暴和斗殴面前更胆小。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横滨？”她转身对着他，盯着他的眼睛问。

问题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大家的腮帮子都停止了工作，耳朵也停止了晃动，尽管仍然盯着盘子，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想听答案。

“四个月以后，说不定三个月，如果狩猎季结束得早的话。”海狼拉尔森说。

她屏住了气，喃喃道，“我——我——可人家告诉我到横滨不过是一天路程呢。这……”说到这儿她停住了，四面望了望死死盯着盘子的并不同情的脸。“这不对呀。”她下了结论。

“这个问题你得找那位范·魏登先生回答。”他对我点点头，说，眼里恶作剧地闪着光，“在这类权利的问题上范·魏登先生可以算是权威。现在我，作为一个海员，对情况是有不同看法的。你得跟我们留在一起。对于你这也也许是不幸，可对于我们，却肯定是幸运。”

他笑嘻嘻地望着她。她在他的凝视下垂下了眼睑，但又抬了起来，挑战似地对着我的眼睛。我读出了她没有说出的问题：他这话不错吗？可是我已经决定只扮演中立角色，没有回答她。

“你是什么想法？”她问。

“我认为这事很不幸，特别是如果你在未来几个月里有约会的话，可你说你是为了健康到日本来的，那我就可以向你保证，要增进健康没有比幽灵号更好的地方了。”

我看见她的眼里闪出愤怒的光，这回垂下眼睑的是我。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她的注视之下红了起来。这是怯懦，但是别的我能怎么办？

“范·魏登先生的声音是权威的声音。”海狼拉尔森笑了起来。

我点点头，她镇定下来，期待地等着。

“不是说他现在的身体有多值得夸耀，”海狼拉尔森说下去，“但

是他有了了不起的进步。你应该看见他才上船来时的样子。你就很难想象出一个比他还要精瘦可怜的人。是吗，寇伏特？”

这样被直接问到，寇伏特吓得把餐刀掉到了地上，尽管他嘟哝出了一句“同意”。

“在削土豆和洗盘子里得到了进步，是吗，寇伏特？”

那位仁兄又嘟哝了一句。

“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当然，你不能够说他肌肉发达，可他总算有了肌肉，比他上船时好多了，而且他有腿，能够站住了。你现在看见他，不会觉得他没有腿，可是他最初时的确站不住。”

猎手们哧哧地笑，但是她眼含同情地望着我，这就抵偿了海狼拉尔森的恶毒还有余。事实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同情了，我的心软了，我立即高高兴兴变成了她心甘情愿的奴隶，但是我对于海狼拉尔森却很生气。他在用他的轻慢对我的男子汉气魄挑战，对他自称帮助我获得的腿挑战。

“我可能是学会了靠自己的双腿站住，”我反驳道，“可我还没有学会用那腿去践踏别人。”

他轻蔑地望着我，“那你的教育只算完成了一半。”他干巴巴地说，然后转向了她。

“幽灵号是很慷慨的，范·魏登先生就发现了这一点。我们竭尽全力让客人感到跟在家里一样，是吗，范·魏登先生？”

“对，甚至跟在家里一样削土豆、洗盘子，”我回答，“至于为了友谊去卡别人的脖子就不用提了。”

“我请求你不要从范·魏登先生得到对我们的错误印象。”他故作焦急的样子插嘴说，“你可以观察到，布露丝特小姐，他的皮带上带着一把匕首，这对于——啊嗨！——船上的官员可是极为反常的事。范·魏登先生的确很有价值，可是有时——我怎么说呢，唉，很好斗，

须得采取严峻的手段对付。平静的时候他很理智，也很公正。现在他既然很平静，他是不会否认的，就在昨天他还威胁过我的生命。”

我气得差不多憋过气去，我肯定是满眼怒火。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来了。

“你看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他也快要发脾气了。总之，他不习惯跟女士在一起。我在冒险跟他一起上甲板去之前得武装自己。”

他忧伤地摇摇头，嘟哝说，“太遗憾，太遗憾。”猎手们爆发出呵呵的怪笑。

这些人外海作业的嗓门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嗡嗡地回响着，产生了一种野蛮的效果——整个背景都野蛮。望着这个陌生妇女，意识到了她跟这环境有多么不协调，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多么像这儿的一部分。我懂得这些人，懂得他们的思想过程，我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过着猎海豹的日子，吃着猎海豹的食物，想的主要是猎海豹的事情。在我看来，粗糙的衣服，野蛮的面孔，放肆的大笑，还有颠簸的舱房墙壁和晃荡的风灯全都不足为奇。

我在面包上涂黄油时，眼睛偶然落到了自己的手上。骨节全破了皮，整个发着炎，手指头肿了，指甲上一圈黑。我感觉到脖子上长了一大片毛毡一样的胡子；我知道我的外衣袖口扯破了；身上的蓝衬衫喉咙上掉了一个扣子。海狼拉尔森说起的匕首插在鞘里，挂在腰间。它必须在那儿，这很自然——有多么自然，我没有想象过。现在用她的眼睛一看，才明白了，这一切，还有伴随它们的一切，在她眼里有多么奇怪。

但是她猜出了海狼拉尔森话里的嘲弄的意思，再次同情地瞥了我一眼，但是她的眼里也有迷惑的神色，而他的话竟然是嘲弄，这更叫她茫然于自己的处境了。

“说不定我可以由路过的船带走。”她建议。

“除了猎海豹的船，这儿是不会有别的船路过的。”海狼拉尔森回答。

“我没有衣服，什么都没有。”她提出反对。“你很难理解我不是个男子汉，不习惯无忧无虑的流浪生活。你和你的人过的好像就是这种生活。”

“越早习惯这种生活越好。”他说。

“我给你提供布和针线，”他又说，“希望给自己做一两件衣服对你不会是太可怕的困难。”

她嘟着嘴苦笑，仿佛在宣扬自己不会做衣服。我看得很清楚，她既害怕又惶惑，却又在勇敢地掩饰着。

“我估计你跟那位范·魏登先生一样，习惯于让别人给你做事，可我却觉得为自己做点事是不至于脱臼的。顺带问一句，你是靠什么为生的？”

她带着没有掩饰的惊讶望着他。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大家都要吃饭，因此就必须取得吃饭的条件。这些人为了生活而猎海豹；同样，我也得驾驶三桅船；而范·魏登先生，至少现在是在帮我的忙，求得生活。那么，你干什么呢？”

她耸了耸肩。

“你靠自己过日子吗？要不，是有别人养你？”

“我担心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是靠别人生活的。”她笑了，勇敢地做着努力，要理解他那盘问的精神。虽然我看出她在望着海狼拉尔森时明白过来，一种恐怖在她眼睛里出现了，而且增长着。

“我估计有人给你铺床？”

“我自己铺过床。”她回答。

“经常铺吗？”

她装出遗憾的样子，摇摇头。

“你知道在合众国对像你这样不为赚得自己的生活而干事的穷人是怎么处理的吗？”

“我孤陋寡闻。”她解释，“对像我这种人的穷人他们怎么处理？”

“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罪名是不劳而食，在他们的案件就叫游荡罪。我要是老喜欢谈论正确与错误的问题的范·魏登先生，我就要问你：你既然不做能够维持你生活的事，你凭什么权利活着？”

“可是，你不是范·魏登先生，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

她用她那满含恐惧的眼睛对他笑了笑，那酸楚之感真叫我心痛。我必须找出个办法插嘴，把谈话引向别的渠道。

“你曾经靠自己的劳动赚到过一块钱吗？”他问。他对她的回答很有把握，口气带着复仇的胜利。

“赚到过的。”她慢慢地回答，我一见他那沮丧的神气几乎想笑出声来。“我记得有一回我爸爸给了我一块钱，那时我是个小姑娘，因为我坚持了五分钟绝对没有出声。”

他宽容地笑了。

“可那是很久以前了，”她继续说道，“你总不会要求一个九岁的姑娘靠自己生活吧？”

“不过现在，”她又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一年大约可以赚一千八百元。”

所有的眼睛都不约而同离开了盘子望着她。一个一年能赚一千八百元的女人是值得一看的。海狼拉尔森没有掩饰他的佩服。

“薪水还是计件？”他问。

“计件。”她立即回答。

“一千八百元，”他计算着，“那就是说每月一百五。好了，幽灵号上没有小事。在你跟我们留在一起的时候，把自己看做在领月薪吧。”

她没有表态。她太不习惯于这个人的奇思怪想，无法平静地接受它。

“我忘了问了，”他温和地问道，“你的职业是什么性质。你生产什么产品？你要使用什么工具和材料？”

“纸和墨水，”她笑了，“还有，啊，一部打字机。”

“那你就是茅德·布露丝特了？”我有把握地慢慢说道，几乎像是在给她定一个罪名。

她向我好奇地抬起眼睛。”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不是？”

她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回轮到海狼拉尔森感到莫名其妙了。那名字和它的魔力对他毫无意义。我为它对我有意义而感到骄傲。在令人厌倦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肯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他所处的优势。

“我记得写过一篇文章，评论一本小书……”我随意谈了起来，她打断了我。

“你！”她叫道，“你就是……”

此时她已瞪大了眼睛惊讶地望着我。

我点点头，也承认了我是谁。

“亨佛莱·范·魏登。”她下了结论，随即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无意识地把她那轻松瞥给了海狼拉尔森。“我太高兴了。”

“我记得那篇评论，”她匆匆说了下去，意识到她刚才那话有些尴尬，“那篇太，太过奖的评论。”

“一点也不过分。”我大胆地否认。“你这是在非难我清醒的判断，贬低我的原则。何况我所有批评界的同仁也跟我有同感。朗昂不是把你的《任他吻去》列为四首最佳英语十四行诗之一吗？”

“你还把我叫做美国的美耐尔夫人呢！”

“不对吗？”我问。

“不，不是那个意思，”她回答，“你伤害了我。”

“我们只能够用已经知名的来衡量尚未知名的。”我以最佳的学术态度回答，“作为评论家，我不能够不给你排个座次。现在你自己成了一把尺子，你的七本薄薄的诗集就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两本厚一点的，是论文集——请原谅，跟你的诗歌水平完全相同。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受夸奖。不久的将来英国出现了某个无名的文人，评论家就可能把她叫做英国的茅德·布露丝特了。”

“你非常宽厚，我相信。”她喃喃地说。她那声调和用词的传统感和它所唤起的对地球那边往日的的生活的大量联想，立即使我激动起来——带来了丰富的回忆和难堪的乡愁。

“原来你就是茅德·布露丝特。”我隔着桌子盯着她，庄严地说。

“原来你就是亨佛莱·范·魏登。”她以同样的庄严和敬意盯着我说，“多么不寻常！我真不明白。我们肯定不是在等着从你清醒的笔下出现一本浪漫得出奇的海洋小说吧？”

“不，我不是在搜集素材，我向你保证，”我这样回答，“对于小说我既没有才能也没有癖好。”

“告诉我，你为什么老把自己藏在加利福尼亚？”然后她问。“你这可是太吝啬，我们东海岸的人很少看见你——美国文学的祭酒，二号祭酒，太少看见了。”

我对这样的榆扬鞠躬婉拒。“有一回我在费城几乎见到你。那是一个关于布朗宁的什么会吧——你要去演说，你知道。我的车晚点了四个小时。”

然后我们简直就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滔滔不绝地谈了下去，把海狼拉尔森晾到了一边。猎手们下了席上甲板去了，我们还在谈；只有拉尔森还留下。我突然意识到了他，他身子离席往后靠着，好奇

地听着我们陌生的语言，纵谈着的他所不知道的世界。

我的一句话没有说完就突然打住了。现实，带着它的全部危险和焦虑，突然以令人晕厥的力量闪进了我的头脑。它也打击了布露丝特小姐，她望着海狼拉尔森时，眼里闪现出一种不明确的、无名的恐怖。

海狼拉尔森站了起来，尴尬地笑了，那笑带金属声。

“不用管我。”他带着自我贬抑挥了挥手说，“我算不了什么，继续谈，继续谈，我求你们俩。”

但是话匣子已经关闭。我们俩也尴尬地笑着，从桌子边站了起来。